



XIAO QUAN

肖全：摄影是我在这个时代的修行

文 / 李美玲 市场及品牌部

初见肖全，一身黑色运动服，整个人充满活力，完全不像六十岁的人。他面色红润地说，自己是骑着自行车赶过来的，言谈间眼神温和和清澈，像孩子一般的心性，或许只有这样的干净，才能把镜头里的人物看的更纯粹。

肖全被媒体誉为“中国最好的人像摄影师”，也被不少人看作是优秀的纪实摄影师。而肖全对自己的定位却很简单：“我就是一个摄影师，和别人没什么不同。”他很早就将摄影看作是自己在时代中的一种修行：“如果说别人与世界连接的方式是用文字、用绘画，我用的就是影像。”

从上世纪80年代起，肖全开始用相机记录时代人物。在他镜头下的三毛、崔健、姜文、杨丽萍……都呈现着最本真的姿态。有人说，肖全拍下谁，就是谁一生中最好的照片。

肖全的个人肖像照
来自法国著名摄影师
Marc Riboud (Marc Riboud)

YANG LIPING



舞蹈家杨丽萍在自导自演的电影
《太阳鸟》中 /1996年1月,云南西盟
“我坚信这是一位美丽的仙女在我面前。
上帝保佑,别让杨丽萍老得太快。”

GU CHENG



诗人顾城与妻子谢烨,
1986年12月,成都
“顾城说,我最喜欢拍照片了,
我的这顶帽子,是一位美国
老太太给我的。”



艺术家陈丹青,
1995年10月,南京
“丹青还有一手漂亮的
毛笔字,在他身上
存留着稀有的民国
范儿。”

CHEN DANQING

作家王朔,1993年2月,北京
“都以为王朔没正经的时候,
其实他也是十分尊重人的,是
一个认真听别人讲话的听众。”



WANG SU



“我喜欢黑白，但不抗拒彩色”

肖全在学习摄影时用的是胶片，以黑白为主，后来他接触到摄影家马克·吕布，并担任其助手，马克·吕布一生都在使用黑白胶片。受其影响，肖全也爱极了黑白影像。在他眼中，黑白是颜色的两极，在其中能够体味出丰富的颜色感，“直到现在，我仍然喜欢用黑白，仿佛所有的色彩都被这黑白灰给包含了，非常简约，把不必要的色彩滤掉”。

肖全也不抗拒彩色，2013年起他在西双版纳拍摄了被誉为雨林精灵的林姐和宛姐，“在云南天籽山脚下，那里特有的阳光和蓝天白云、五彩植物，还有她们古铜色的肌肤，我就用了很多彩色，觉得只有色彩才能表现她们的美好，用得好了，就特别协调。”

“我通常会临时决定用彩色还是黑白，不会刻意选择，还是要根据拍摄对象的不同来做决定。”肖全如是说。



“名人和普通人在我这里没什么区别”

肖全用镜头记录下了中国文艺界的众生相，张张都堪称经典。

2012年，肖全在联合国的一个公益项目中，拍摄了200多位来自中国各地的普通百姓，听他们讲述自己对20年后生活的憧憬。他大概也不曾料想到，他的镜头从此定格在更多的普通人身上。

“开始没人相信这件事，都觉得是遇到了骗子，后来事情传开了，越来越多的人想来。”这次拍摄之后，肖全开始重新关注普通中国人的脸，去理解这些人脸上复杂的表情，他知道他们才是构成这个时代的肖像，于是他开始将这些照片称为“时代的肖像”。

作为一个旁观者、记录者，肖全始终像德国摄影大师奥古斯特·桑德那样，最大限度的跟拍摄对象沟通，给予对方足够的理解和尊重。对于拍名人和拍普通人，肖全认为在难度上并没有什

么不同，最大的区别在于信息量，他说：“当你在拍摄三毛、杨丽萍的时候，她们自带光环，传递出大量信息，暗示她们的与众不同；但只要你耐心观察，每一个普通人都有自己的气息和光芒。”

关于如何选择拍摄对象，肖全回答“直觉”二字。“每一个生命有不同的经历，拍摄他们，就相当于见证了生命无常、人世辗转，我心怀感激并珍惜这些拍摄者，是他们让我的生命更厚重。”平凡的美，只要经过肖全的发掘，就会变得熠熠生辉。

“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，都是这个时代的一份子”

在每个拍摄现场，肖全都会在墙上写上：“我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，我们都是这个时代的一份子。”所以每一次的拍摄，也都是独一无二的，每一幅照片都是一个故事。

采访中肖全提到最多的一个词是“缘分”。肖全说，无论是拍摄还是交朋友，都讲究缘分。因为缘分他与三毛相遇：在那个



“拍摄这个姑娘时我说，你得想办法让我觉得你有特点。当得知她是水族。我问她敢不敢把文字写在脸上时，她说这有什么不敢！照片最后呈现出的她就是特别的，是独一无二的。”

“一位怀孕的女警察，说好久没跟妈妈合影了，说着眼泪出来了，我连忙说，快，让妈妈拍几张。妈妈抚摸着女儿鼓起的肚子，女儿用手摸着妈妈渐老的脸庞，母女俩泪如雨下，我的眼泪也在眼眶里打转。”



成都的下午，柳荫街巷里，他拍下了她生前最后的烂漫。“假如当时我晚回住处几秒钟，就接不到那个电话，接不到那个电话，我可能一生都不会给三毛拍照片。杨丽萍就不会看到《天堂之鸟》，可能就不会有以后的事情了。”

肖全结缘雅昌似乎也如注定，2014年，很多机构想要再版《我们这一代》，在众多的选择之中，肖全独爱雅昌。“相较于1997版本，这一版是最完整的。拍了很多当时的场景，这些图片很重要，用评论家吕澎的话来说，就是它们互为语境，你要看这些艺术家的状态，就要先看他们生长、创作环境是怎样的。”

为了更好地呈现作品，2014年，肖全在雅昌和工作人员一起工作了一个多月，每天和设计师讨论、碰撞，最终圆满完成。

“雅昌为这个项目付出了很多努力，我非常感激；雅昌的专业和精益求精，让这本书成为行业内的一个经典案例。”

当《我们这一代》完成后，肖全在成都当代美术馆做了一个展览，看了肖全的作品和画册后，一个捷克的画廊负责人对现场媒体说：“肖全，你可以死了！”以此表示肖全有这样优秀的代表作，人生没有遗憾了。

捷克有太多的摄影大师，比如简·索德克、约瑟夫·寇德卡等，这个阅作品无数的专业画廊从业者，能给予肖全这样高度的评价

与赞美，甚至还亲自带回捷克一本重达几十公斤的《我们这一代》，这无疑是对他创作的最好的肯定。

还有一件发生在雅昌的“小事”也让肖全至今难忘，《我们这一代》的展览当年开展的时候，现场有人拍到一个穿着花裙的女生，因为看书太入迷，竟跪在地面上看了许久的照片，并把它发给了肖全和雅昌文化集团的董事长万捷，他们俩看完都深受感动，万总还当即表示一定要找到这个女孩，送她一本《我们这一代》作为纪念。也因为这件事，在位于深圳南山区的雅昌艺术中心的巨型书墙前，至今仍摆放着一本《我们这一代》，让更多参观者有机会一睹经典。

“摄影是一种修行，我会一直拍下去”

肖全说：“我的老师马克·吕布是我的榜样，在我的印象中他从不坐电梯，总是坚持爬楼梯锻炼身体，拍摄很勤奋，从不停歇。”肖全最近也开始健身：“才拍了十多个城市、几千人，我觉得我不能这么快老去，我要好好地珍惜自己的身体和健康，因为我要去拍更多的人。”

肖全的生活很规律，每天6点起床，6点半准时出现在健身

Q & A



房，锻炼完后吃早点，然后开始一天的工作。2018年，肖全无缝对接地拍了六个城市，哈尔滨、杭州、洛阳、郑州、成都、西安，“在这之前，每拍一个人对我来讲都是个挑战，但当你一直保持创作状态，灵感会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，我喜欢这样的高密度工作节奏。”

“你的国家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你一定要坚持拍摄，你的照片会非常重要。”马克·吕布曾如此告诫肖全。今天中国在这个世界上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，肖全坚持把“时代的肖像”项目进行下去，将它看做是一种修行，是为自己而拍。“我不会才六十多岁就觉得自己废了，我肯定会像马克·吕布一样，一直拍下去，直到走不动。”

Q：你最喜欢的三个摄影大师是谁？

A：马克·吕布、奥古斯特·桑德、约瑟夫·寇德卡。

Q：自己近期最满意的作品是哪张？

A：金川的一个小女孩，雍宗俄玛。

Q：喜欢中餐还是西餐？

A：中餐。

Q：自己养宠物吗？

A：喜欢，但是经常出差在外，只能养芦荟，每次回家一边浇水一边给他们赔不是：对不起，让你们渴了这么久。

Q：最喜欢的休闲活动是什么？

A：我挺贪玩的，台球、看书、听音乐都喜欢。

Q：作为摄影师最让你享受的是什么？

A：从取景框里看到你拍摄的满意作品。

Q：喜欢自拍吗？

A：现在经常自拍，为报平安、为记录日常。但我一直觉得我是欠缺自拍的，尤其是在《我们这一代》拍摄期间，以后会增加。

Q：最想做又不敢做的事情是什么？

A：没有敢不敢，所有的一切都是缘分未到。

Q：如果不做摄影师，您最想做些什么？

A：很多想做的事情，想做音乐、当演员、写东西、玩收藏。

Q：请用三个词来形容自己？

A：懂得感恩、尊重别人、懂得惜福。